

浙江文叢

吳師道集

〔下冊〕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吳師道集

〔下冊〕

〔元〕吳師道 著 邱居里 邢新欣 點校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吳師道集 / (元)吳師道著;邱居里,邢新欣點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10
(浙江文叢)
ISBN 978-7-80715-434-1

I. ①吳… II. ①吳… ②邱… ③邢… III. ①中國文學—古典
文學—作品綜合集—元代 IV. ①I214.7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237143 號

本書版權引進自吉林文史出版社

吳師道集

(全二冊)

[元]吳師道 著 邱居里 邢新欣 點校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310006)
網 址 www.zjguji.com
責任編輯 趙一生
封面設計 劉 欣
責任校對 余 宏
責任印務 賈 敏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張 53.5
字 數 547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80715-434-1
定 價 270.00 圓(精裝)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ISBN 978-7-80715-434-1



9 787807 154341 >

第十二卷

記一

雲石山房記

吳興望西浙。今集賢趙公以詞翰著，又郡之望^(一)，而一門俊秀林立，播風流而挹芳潤，往往絕類，他族莫之抗。吾友明仲，其一也。明仲於公為從子，其序益親，行益勝^(二)，藝事賞好尤異。間嘗語余曰：『昔先大父蓄一異石，高數尺，廣如之，素質浮瑩^(三)，其勢層涌^(四)，如片雲然，不知何從得也。易世來，故家遺物，此猶獨存。吾嘗葺藏修游息之所，而植于其前，因以「雲石」名之。子能為吾述其概乎？』余觀萬有在天地間，一物自為一形，而不能以相混，惟雲與石也不然。雲之行空也，浮游歛忽而不主一體；石之在地也，殊詭錯雜而不限一態。千變萬化，獻巧出奇，隨衆形以為形而無窮。今君之所蓄，其雲邪？其石邪？孰得而定之也？然雲^(五)，氣也，聚有而散無；石，質也，一成而不潰，立而不改。是雖無情，而氣行乎中，安知其非雲之所附歟！夫天地之道，一動一靜而已。動資乎靜，靜主乎動，互根而不相離。子不觀

乎雲之起於石乎^{〔六〕}？膚寸之觸，毫縷之泄，蓬然而垂天，油然而雨天下，渙然而解，寂然而無，而石固自若。以為石靜，而未始不動也；以為雲動，而未始不靜也。子於其間，亦知所以然之故乎？知乎此者，天地之道不外是矣。明仲雋敏有才，非徒游藝而玩物，歸休乎是居，整衿而宴坐^{〔七〕}，試以是觀之。

校勘記

〔一〕又郡之望：又，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又為」。

〔二〕行益勝：行，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人」。

〔三〕素質浮瑩：浮，金華本作「澄」。

〔四〕其勢層涌：其，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奇」。

〔五〕然雲：然，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然而」。

〔六〕子不觀乎雲之起於石乎：乎，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夫」；石，底本作「是」，據清抄本、四庫本、金

華本改。

〔七〕整衿而宴坐：宴，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晏」。

山意亭記

東平辛侯守蘭溪，即其居之東築亭焉，名之曰「山意」。州固多山，獨城之南與山接。桃花

塢者，實金華之支，傳溪而止^{〔一〕}，高而環，窈而容，勢涵蓄而紆徐，舊以植桃，故名。今其下多喬松豫章，清池古石，幽邃斗絕，不異窮石碁巖^{〔二〕}。侯之來也，顧樂居之^{〔三〕}。亭制踰丈，因崇為基，覆以茅，椽以竹，板以代甍，示儉也。壁其背而扉其前，旁兩窗，因方相時而實以山，可見也。休暇時，或斂衣宴坐^{〔四〕}，凝眺徙倚，拱翠浮嵐，近在目睫，為之欣然忘食。侯政尚清簡，恬於世好，所至杜門，不通請謁。微其薄彼而此厚焉，何於山獨惓惓也！然愚觀侯，仁名而壽字。其名是亭也，復有合，非徒適遊觀，表高勝。若夫往賴之翫朝爽^{〔五〕}，采菊之見夕佳，以逍遙於塵外而已。聖人以樂山喻仁，靜言體，壽言用也。侯為人重厚安裕，天資為近之，樂是也，固宜。理之在天地間，無處不有，在人者不異於物，而在物者亦以示人也。仁之根於心^{〔六〕}，與生俱生^{〔七〕}。山之接於目，無一日而不見也。善體仁者，得之於目而喻之於心，凡天下之山，無小無大，而陳於前者，皆吾為仁之助也，奚特此哉！體之而得焉，則有吾胸中之山，目雖無山，可也。古人所謂得意而忘言者，其此類與？然則侯之意，為可識已^{〔八〕}。因書其概，俾登斯亭者省焉。

校勘記

〔一〕傳溪而止：傳，底本作『傳』，據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改。

〔二〕不異窮石碁巖：窮，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穹』。

〔三〕顧樂居之：顧，金華本作『故』。

〔四〕或斂衣宴坐：宴，四庫本、金華本作『晏』。

〔五〕若夫往頰之翫朝爽：往頰，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拄頰』。

〔六〕仁之根於心：於，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無。

〔七〕與生俱生：生，四庫本作『來』。

〔八〕為可識已：已，四庫本作『也已』。

詠沂亭記

仙居在天台為下邑，學宮視列邑特最，由大門歷殿堂，眈眈數拾楹^{〔一〕}，其後餘址猶稱是。繚以周垣，坎以方池，杉檜腋分，蒲藻鱗湊。有亭曰『詠沂』，當池中，兩旁梁修石以度，幽翳清深，游息是宜。歲乙巳，大水，亭仆。又明年，縣尹邊君世安將有作^{〔二〕}，適家君主教職^{〔三〕}，乃出廩施俸相厥事。既成，視舊有加，士民以起廢賀。嗟乎！吾道之廢興，奚以一亭為哉！凡人之情，習於事物之交，則泰山前陳而弗顧；作於視聽之頃，則植數丈之木而為之動容。故妙天下者機，而觸天下之機者，新之也。浴沂詠歸之書，童而習之^{〔四〕}，老而不知者，幾何人哉！斯亭之未作也，清池涼風，散棄於榛莽之間，過而不問者，幾何人矣！一旦櫟楠翼然，冠佩于然，臨池御風，仰而瞻，俯而思，曰：『昔者^{〔五〕}，點也嘗從事於斯矣。』其言謂何哉？其志謂何哉？豈無喟然而歎、躍然而悟者乎？邊君可謂知為教之機矣。昔二三子言志，莫不志於得國，夫

子獨與點而哂由，豈鄙略夫事功哉？亦曰『為國以禮』而已。果能是道，則去點無幾爾。邊君既以禮為國，吾黨又因其作新之機以求點之志，交相贊者也。是則亭之廢興，所係豈不重乎〔六〕？

校勘記

〔一〕眈眈數拾楹：拾，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十』。

〔二〕縣尹邊君世安將有作：君，底本作『群』，據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改。

〔三〕適家君主教職：教職，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互乙。

〔四〕童而習之：習，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誦』。

〔五〕昔者：者，四庫本、清抄本作『也』。

〔六〕所係豈不重乎：係，四庫本作『繫』。

止齋記

友人某學道，隱居有日矣，以『止』名齋，識所存也。嘗為文示予，且以求益。因為之言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莫不有所止也。凡吾几席之內，六合之外，倫紀之著，食息之微，錯布橫陳，互發而交至者，粲然之中有渾然之極〔一〕，雜然之中有截然之則〔二〕，無方無形，主制萬有，而天下之勞者息，驚者尼〔三〕，潰者塞，賢者不能過，愚者不敢不及，聖人不得而名之，而強

曰『至善』，不得而形之，而借喻於『止』，以為學者之的也。然理一而已，一本萬殊，其分在物，其本在心。至善為事物之止，而人心又為至善之止。群動紛綸，靜為之君；變化千億，唯貞夫一^{〔四〕}；往來憧憧，不如守中。《易》之『艮其背』，吾夫子之操則存^{〔五〕}，豈非衆理之會^{〔六〕}，而萬化之根與？今吾子求止之道，必有考於此矣。愚聞之，學有要，知也，行也。行不先於知，知不易於行。冥目於趨^{〔七〕}，不見鵠而張其弧^{〔八〕}，可乎哉？必也致格以精之^{〔九〕}，問辨以明之，瞭然無疑於天下之故，於是居子之齋^{〔一〇〕}，斂子之形，儼乎其若思，嗒乎其若忘，湛乎其若不波之水，溫乎其若休物之陽，鬼神不能窺其際，風雨雷電並至不能喪其守，曠然而迎^{〔一一〕}，犁然而當於物，動亦止，靜亦止，而吾之止者，不與之俱亡，若是，其庶幾於道乎^{〔一二〕}！

校勘記

- 〔一〕粲然之中有渾然之極：極，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極焉』。
- 〔二〕雜然之中有截然之則：則，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則焉』。
- 〔三〕驚者尼：尼，清抄本、四庫本作『盡』。
- 〔四〕唯貞夫一：唯，底本作『雖』，據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改。
- 〔五〕吾夫子之操則存：吾，金華本作『孟』。
- 〔六〕豈非衆理之會：會，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郭』。
- 〔七〕冥目於趨：於，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而』。

〔八〕不見鵠而張其弧：鵠，清抄本、四庫本作『鵠』；弧，清抄本誤作『弘』，四庫本改作『弓』。

〔九〕必也致格以精之：致格，金華本互乙。

〔一〇〕於是居子之齋：居，底本作『君』，據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改。

〔一一〕曠然而迎：曠，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擴』。

〔一二〕其庶幾於道乎：幾，底本脫，據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補。

果育齋記^{〔一〕}

松江孫元實以醫學教授金華，余辱與之遊，間語余曰：『吾嘗取《易》象之《蒙》，以「果育」名齋，子其有以申之。』余謝弗獲，既而為之說曰：《艮》上《坎》下曰《蒙》，曰『山下出泉』。天下之水，皆山出也。江河滔滔不知其幾千里也^{〔二〕}，其他或近焉，或遠焉，皆不能不行而不終於山也。孰知其涓然而流，泓然而停，則一勺而已，此水之初也。故觀水於海之大，未若觀水於山之初。人之初也蒙，而不終於蒙。蒙必通。蒙非患也，而通之患也。作聖之功，不於其通，於其蒙。聖人觀《蒙》係辭^{〔三〕}，吾體焉。真純湛然，靡定所適，吾決其從，如矢斯激；包涵渾融，中有靈根，吾滋其萌，輝光日新。蓋果也，絕方動之歧；而育也，全未發之天。收二者之功，則蒙斯祛，通斯正，聖之歸^{〔四〕}，猶沿流而至於海也。然動止相資，寂感相因，而育又果之本也。天下之道，此其最初乎？元實從事於此，其必有以知之矣。夫蒙之發也以剛明，故《蒙》以『九二』當之。剛發於果，而明根於育，明所以用夫剛者也。以卦言，則《坎》以內為明，《艮》

以止而明。是明也，其定而光、闡然而日彰者乎^{〔五〕}？聖人之剛，惟恐其不明；聖人之明，惟恐其不蒙^{〔六〕}。若是而蒙，則異矣！元實天資剛明，才氣議論燁然，方進而用於世，寄途於醫，非其志也。余于是而信其有志於道，故因疏其所見以為復，而願相與學焉。

校勘記

〔一〕本文，金華本人本卷補遺。

〔二〕江河滔滔不知其幾千里也：也，清抄本、四庫本作『矣』。

〔三〕聖人觀《蒙》係辭：係，四庫本、金華本作『繫』。

〔四〕聖之歸：聖，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聖賢』。

〔五〕闡然而日彰者乎：彰，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章』。

〔六〕惟恐其不蒙：惟，底本脫，據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補。

金華縣慈濟寺修造捨田記

浮屠氏之教今為盛。塔廟在名山川通都大邑者^{〔一〕}，閎傑瑰麗，不可殫紀。下而一丘之勝，十室之聚，莫不錯據聯峙，爭務為完好^{〔二〕}，日有加無已。天下之田，一人于僧業，遂固不移，充衍增大，故田益以多，其徒亦往往優為之，宜也。金華慈濟寺者^{〔三〕}，距城西二十五里，載《郡志》，然不著所從始，相傳以為旻公焉。前望南山，背負林麓，當白沙溪之間，亦勝處也。構

於乾道中^{〔四〕}，且二百年，風摧雨墮，弊傾腐撓^{〔五〕}，中殿特甚，餘亦皆殆不支。衆諉產薄，惟石潭者慨然以為己責，誓悉其資無靳，又務以化誘^{〔六〕}，得所施予。起至大元年冬，撤殿更新之，門堂、兩廡、鍾樓^{〔七〕}、藏室以次葺，凡數年竣事^{〔八〕}。潭有己田餘五十畝，至是以歸于寺，將使歲入益裕，而賴以久焉，亦才且勤矣^{〔九〕}。余聞：宮室田里者，先王所以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憾也^{〔一〇〕}。民生當時，咸知自食其力，而通其事以相成，無敢傲焉以游其食^{〔一一〕}，而奉之非有功於人，則職於上者耳。今世稱浮屠氏能為國家祈福永命^{〔一二〕}，則其功豈不甚大？斯民所以竭貲力而事之，咸謂當然，其徒固可以拱手蒙成，安焉歸焉而用天下之物^{〔一三〕}，不必其己之勞也。今潭也，汲汲乎搖其體膚筋力，以修壞起廢而寧其居，又以其積累之業遺後之人，一無異於齊民，寧非此善於彼者乎？吁！此誠善於彼焉^{〔一四〕}，抑可以重有感也夫！

校勘記

- 〔一〕塔廟在名山川通都大邑者：川，金華本無。
- 〔二〕爭務為完好：完，底本作『定』，據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改。
- 〔三〕金華慈濟寺者：金華，清抄本、四庫本作『金華縣』。
- 〔四〕構於乾道中：於，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故宋』。
- 〔五〕弊傾腐撓：弊，四庫本、金華本作『敝』。
- 〔六〕又務以化誘：務，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輔』。

〔七〕鍾樓：鍾，四庫本、金華本作『鐘』。

〔八〕凡數年竣事：竣，底本作『峻』，據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改。

〔九〕亦才且勤矣：才，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材』。

〔一〇〕先王所以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憾也：喪，金華本作『送』。

〔一一〕無敢傲焉以游其食：游，底本脫，據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補。

〔一二〕今世稱浮屠氏能為國家祈福永命：屠，清抄本、四庫本作『圖』。

〔一三〕安焉歸焉而用天下之物：歸，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肆』。

〔一四〕此誠善於彼焉：焉，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耶』。

金華北山遊記^{〔一〕}

出金華城西門，遙望峭銳孤起、蒼翠秀麗者，號芙蓉峰，北山之支也。十五里始至其下，為智者寺，梁靈璫師澡瓶在，今實名剎。西偏遊覽最勝處，亭榭錯峙，有曰『上方境界』者，予所甚愛也。蓋自山趾磴道緣澗上^{〔二〕}，至此曠然平夷，有大池，可數十畝，最後秀巘高出，屏抱如畫。遊時且迫暮，暝色四合空霏^{〔三〕}，濃翠欲滴。坐亭上，背出木杪，風水聲在下，人語宛轉蒙密間。少焉煙斂月出，池光淪漣，上下相映發，當畫無此景也。客高談朗吟，響答林谷，逮夜半乃已。翌日，由智者右行^{〔四〕}，取道遊三洞，陟降岡麓，久乃出兩山間。循水行，山漸狹，水石清峭，十數里不絕。野人方開徑嶺下，便樵採，怪藤古木，巉崖衝湍^{〔五〕}，皆故道無有，比向所見益奇。

又數里，達金華觀。觀前流水橫被^(六)，圓青石彌布若鵲卵^(七)，大者若斗疊瓮，磊磊累負^(八)，離離錯立，楓柟青櫟^(九)，葱蘢幽翳，蓋去洞甚近也。三洞者，上朝真，中冰壺，下雙龍。中、下二洞，皆在觀左。下洞巉廣突出^(一〇)，可覆百人^(一一)。小竇容舟，遊者仰卧以入。燭之，窮然高敞^(一二)，飛崖流乳^(一三)，列石怪狀，為華蓋、垂衣、湧濤、積雪，為龍，為龜，為狻猊，町者為田^(一四)，方者為牀，為鍾鼓^(一五)，可考擊，為硯一眼，受滴水，以手承之則否，他詭異不可悉名。次中洞穴，仰天巨石^(一六)，鍵崖罅欲壓，緣險入深^(一七)，如墮壺中。飛泉出巖半，數十丈，散垂為簾，下注無底，怒聲奔雷，使人膽掉髮豎。出宿觀中，山雨夜作，水聲雜然，如呼，如啼，如嘯，歌悲吟，為不寐達旦。雨稍止，行數里，趨朝真。重岡複嶺，所歷益高，狹徑俯壑萬仞，蘿弱苔滑^(一八)。聞前向愈峭絕^(一九)，乃還。遊鹿田東、西二寺。鹿田者，相傳仙人宋玉女驅鹿以耕田，有玉女墓，墓上樹不知名，甚奇。西寺第一軒前，立石森然，穿穴玲瓏，類靈壁、太湖，間以巨竹，泉流交其間，昔默成潘公所憩，遺刻多存者。東寺雨留三宿，山高驟寒，雲霧噴薄，門外迷不見行路，室中沈沈，咫尺不分人。壁題近時吳琳詩，有『雲暗雨來疑是晚，山深寒在不知春』句^(二〇)，似為此日發。相與附火劇談，燒笋引飲而已^(二一)。既晴，風日清美，野卉發香，山紅潤碧，春物爛然，林薄鳴聲嚶嚶，摘茶者道相屬。由鹿田抵山橋，石山插澗立，樹出石上，蒼然同色。飛梁絕峽口，迴顧攢峰，懸崖瀑流^(二二)，曲折隱見^(二三)，真絕景也。久之乃去^(二四)，十里，至赤松，長松落落彌山，率數百歲物。度煉丹山，訪二皇君祠，問石羊遺跡，僅有存者。入小桃

源，兩崖夾澗，奇石刻露，緣溪多枌花^{〔二五〕}，亭宇相望。有流觴曲水處，碧甃底環，青莎側被^{〔二六〕}，落紅出波上，點綴映媚。方列坐小憩，數道士攜酒至，取觴以浮，談辨喧笑^{〔二七〕}，悉沾醉去。止寶積觀宿，松聲澗響，淒然相和，如琴瑟不絕^{〔二八〕}，蓋晝夜皆然，山中所厭聞也。明日寒食，有懷松楸，遂由東關入城以歸。金華為天下名山，環亘數百里，巘洞泉石之勝，顓在山的北，距余家不再舍，而生未之識。友人張君子長約遊，屢不果，常以為恨^{〔二九〕}。至治二年三月，子長復遣人邀，予欣然從之。起壬申，迄戊寅，凡七日。以雨道險，故不至朝真，他如安期生石室、劉孝標讀書巖，暨僧寺可遊者以十數，皆不克往。然幽絕奇麗之觀，所得亦多矣。先是，約所至賦詩，宿金華觀，僅一分韻止。既歸，將追賦焉，而汨沒多故，清事復墮渺茫^{〔三〇〕}。明年，余之官高郵，秋中，行境內潦災，水宿者三月。重湖巨陂，荒溝斷港，瀰漫滉漾^{〔三一〕}，求北山卷石塊土不可得。而所值士皆鄙陋^{〔三二〕}，無一可與語者，況望如子長輩乎！坐念昔遊，彷彿可記者，筆於篇，時一誦之，使精神飛越，如晤對山水間，亦足慰也。書其一以貽子長云。歲癸亥十一月十日識。

校勘記

〔一〕金華北山遊記：北山，底本互乙，據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改。

〔二〕蓋自山趾磴道緣澗上：磴，清抄本、四庫本作『蹬』；上，底本脫，據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補。

〔三〕暝色四合空霏：霏，清抄本誤作『扉』，四庫本改作『濛』。

〔四〕由智者右行：智者，金華本作『智者寺』。

〔五〕巉崖衝湍：崖衝，清抄本、四庫本作『厓沖』。

〔六〕觀前流水橫被：水，金華本作『泉』；被，清抄本、四庫本作『披』。

〔七〕圓青石彌布若鵲卵：圓，金華本在『布』下。

〔八〕磊磊累負：累負，金華本互乙。

〔九〕楓枿青櫟：青，金華本作『樗』。

〔一〇〕下洞巉廣突出：廣，四庫本作『穴』，金華本作『厂』。

〔一一〕可覆百人：百，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數百』。

〔一二〕窮然高敞：窮，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穹』。

〔一三〕飛崖流乳：崖，清抄本、四庫本作『厓』。

〔一四〕町者為田：町者，清抄本、四庫本作『象町者』。

〔一五〕為鍾鼓：鍾，四庫本、金華本作『鐘』。

〔一六〕仰天巨石：巨，清抄本、四庫本作『墜』。

〔一七〕緣險入深：緣，四庫本作『幽』；入深，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互乙。

〔一八〕蘿弱苔滑：蘿，底本作『羅』，據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改。

〔一九〕聞前向愈峭絕：愈峭絕，清抄本誤作『愈稍絕』，四庫本改作『塗稍絕』。

〔二〇〕有『雲暗』句：有，底本作『有云』，據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刪。

〔二一〕燒笋引飲而已：而已，金華本互乙，從下句讀。

〔二二〕懸崖瀑流：懸，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縣』。

〔二三〕曲折隱見：折，底本作『拆』，據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改。

〔二四〕久之乃去：乃，清抄本、四庫本作『亦』。

〔二五〕緣埃多枿花：緣，底本作『綠』，據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改；枿，金華本作『桃』。

〔二六〕青莎側被：被，清抄本、四庫本作『披』。

〔二七〕談辨喧笑：辨，金華本作『辯』。

〔二八〕如琴瑟不絕：瑟，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笙』。

〔二九〕常以為恨：常，四庫本、金華本作『嘗』。

〔三〇〕清事復墮渺茫：清，四庫本、金華本作『情』。

〔三一〕瀾漫滉瀢：滉，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作『洸』。

〔三二〕而所值士皆鄙陋：士，底本作『仕』，據清抄本、四庫本、金華本改。

蘭谿州新學記

蘭谿升縣為州餘三十年，任守牧者幾人，襲有興作〔二〕，神祠之侈，翳宇之崇〔三〕，官舍亭傳之新，咸出意相勝。獨學宮在城東，因舊制卑陋，日就圯不支。朝廷佑文闡科〔四〕，風厲鼓舞，是宜在所急，曾無一人顧省者，豈所謂知本哉？至治元年，知州夾谷侯某銳意改作，閔學帑不